

大灾亲历散记

李世庆◎著

DAZAI QINLI
SA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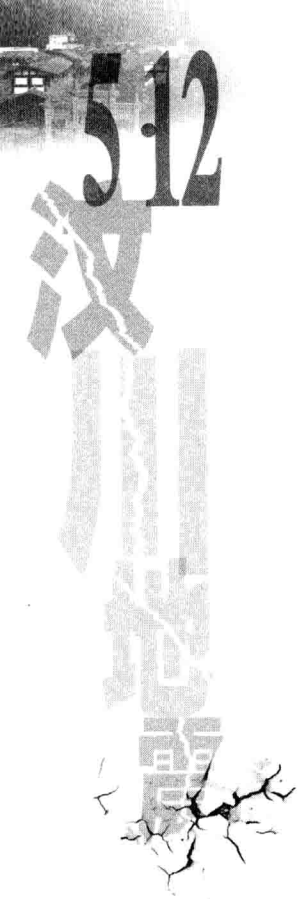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灾亲历散记

李世庆◎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灾亲历散记 / 李世庆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43-2314-1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G6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9061 号

大灾亲历散记

李世庆 著

责任编辑	王 蕾
助理编辑	罗小红
特邀编辑	孙 健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4.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314-1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再次凶狠地撕裂了龙门山脉断裂带、撼动了全国每一寸土地、震惊了世界各族各国人。每一个亲历过这场巨大自然灾害的人，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记忆。这种感受可能会永生不忘。至少我这个城乡建设工作者的至今忘不了所经历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灾难已过去三年，三年来全部精力和时间都忙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艰辛的灾后重建基本结束，精神上稍有松闲，有些感受和经历不断地重现，时时骚扰着我，忘不了、平静不下来。既然如此，干脆抽空将那些骚扰我的人 and 事，用随笔散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里没有血淋淋的惨苦灾象，没有揪人心肺的生离死别情感戏，没有紧张动人的抢险救人场面，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建设工地，那些悲壮都已化作豪迈。这只是一个建设者三年来在那悲壮和豪迈背后的平凡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及其随感。这里只有直白的散记，没有文采、没有华丽，都是真实的人物、真正的事实、真切的感受。记下它来或许会使我的心平静些吧。

李世庆

2011年9月8日

目 录

有序撤离	1
建设者的使命	4
人有尴尬事儿	15
“盼望”大余震到来	27
美与丑的纠结	30
建筑质量之怪象	36
房屋安全应急评估	44
成都人的恐慌与淡定	55
过渡安置房建设那些事	72
农村住房重建政策制定的前前后后	89
农村住房联建方式的产生	101
灾后住房重建规划大会战	123
艰苦的“三年重建二年完成”	153
灾后重建“天府古镇”	177
建筑安全常识社会大普及	199
援建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211
国外专家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222
后 记	226

有序撤离

“5·12”，这三个数字，在中国，在四川，特别是在成都已成为一个专用词。“5·12”当时三分钟的情形成为成都人永久的记忆，一段时期，成都人聊天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5·12”话题和内容，其中少不了互相交流“5·12”当时的情况，个人的特殊经历，毫不隐讳当时的慌乱和恐怖、自己的惊慌和狼狈。我也同样忘不了“5·12”当时的情形，并且至今感慨不已。

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一如往常，工作、生活都按常规秩序和计划进行。午后，多云天气，无风，略有一点闷热，我们赶往双流县委会议室，参加双流县全县场镇改造总结大会。会议定于14:30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双流县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县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各乡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共一百多人，即全县的党政精英全集中在一起了。根据工作职能对应关系，会议邀请四川省建设厅、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由于场镇改造是全省、全市小城镇建设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双流县全县推进，进度和效果走在全省的前列，因此省厅杨洪波厅长、厅办公室主任、村镇建设处处长到会，市建委黄平主任也同样带领着建委办公室、建设发展处、村镇建设处负责人到会。

会场在县委大楼顶层，是在原屋顶上加建的会议室。在主席台后侧和对面有两道门进出。会场里，侧面屏幕上无声地播放着各种场镇改造建设的画面，人们陆续进入会场。时间快到2点30

分了，参会人员到齐，主席台上双流县四大班子领导和省市建设部门领导就座，会场安静下来，大会主持人常务副县长王波宣布：“双流县场镇改造工作总结大会”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不知从哪儿响起轰轰隆隆的声音，随后整个会场开始颤抖。轰鸣声掩盖了主持人的声音，主持人只有停下声。颤抖幅度和频率快速增强，人们面前摆放的座牌跳动起来，掉在地下，会议桌也禁不住跳动起来。这时全场除了轰鸣声中夹杂的物体跳动、跌落声音，没有其他声音，所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都在快速寻找、思索、判断：这是什么。轰鸣声和跳动感还在增强，这时一个女声急切地喊道：地震。人们全醒悟了，开始躁动不安，有人站立起来，主席台上的领导也有人站立起来。那颤抖感从跳动变成摇晃，人也被摇晃得站立不稳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慌乱、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位置。主席台上的领导这时已全都站立起来，互相小声商议，迅速作出决定，主持人大声宣布：会议暂停，疏散到楼外。此时，人们开始依着离大门的远近顺序拥出会议室，向楼下疾速撤离。主席台上的领导则转身就近从后侧的门撤离，在会场前排就座的人员没有一人奔向此门，待领导全部撤离后才有少量的人员就近从此门撤离。

我也随着人群，与建设发展处刘波处长从主席台后侧的门快步疾驰。从顶楼（五层）到大楼外的距离，是一个艰难的行程。此时的摇晃已不是左右摇晃，而感觉是滚动、旋转状摇晃，人站立不稳，注意力中没有了轰鸣声，只是集中精力克服摇晃，摇摇摆摆、跌跌撞撞地叉开腿才能迈步前行。大地在滚动，大楼在摇动，楼梯口梁柱交接处的墙角开始出现裂纹，窗外不知是什么电缆垂在空中大幅度甩摆。不知下一步怎么迈出、不知即将发生什么，不知该怎样对待眼前的突变。紧张，惶惑不安，只有一个念头：尽快逃离这栋楼。但是，在楼道、走道撤离途中，我感到安

慰和放心。有人并没有急于撤走，在转换层的走道和楼梯口，有人在导引指示撤离方向；在大楼门口，有人提醒注意防避空中坠物。出了大楼来到院内空地，大楼的摇动已感觉不到了，只看见楼顶的铁塔还在大幅摆动，我紧张的心开始恢复正常。从七十年代成都闹地震以来，二十多年一直平安无事，一切是那么安详平和，地震对于成都是那么遥远，因此人们没有心理准备，更没有避险防范经验。“5·12”来得太突然，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迅速撤离，这是每个人的本能反应，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应对这样的突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经验，没有预案，更来不及组织研究、部署安排，但是我当时经历的却是临危不乱，从顶层一路撤出大楼，看到整个撤离过程是那样的紧张而有序。事后，我曾就此事与大家议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个人，其素质确有不同。临危不乱，听从指挥的素质，应该是当时能够紧张有序撤离的基础。因为我也紧张、恐惧，我清楚听到跑在我前面的刘处长那因紧张而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我想当时一百多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本能反应、一样的感受和心情，但是相比撤离出来看到双流县城街上很多人逃生的狼狈相，我们这边没发生混乱。

建设者的使命

“5·12”当日下午，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机关一切如常，机关干部们在办公室里各自干着各自的事。黄平主任带了几位处长到双流县开会，袁辉副主任在市政府开会，其他委领导也几乎都在外。领导在外的情况并不特殊，常常出现委领导要同时参加几个会议，分身无术时就由相关处室负责人顶替，但处长们也并不能保证随时在机关，往往急得办公室主任绞尽脑汁找人应对各种会议。因为现在正处于大建设大发展阶段，各种各样的建设任务很多，成都市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城乡建设的任务很繁重很具体，而市建委的职能与方方面面的建设有关，自然很繁忙。虽然所有的委领导经常都在外开会或考察调研，但并不影响机关的运行，并不影响正常工作。就在这很平常的时候，异常现象突发：地动楼摇、物品跳动、人站立不稳——地震来了。

惊慌躲避。市建委这栋楼是多边形围合整体框架结构的多层建筑，稳定性和抗震性能很好，即使这样的建筑，那剧烈的颤抖摇摆和伴随着的轰轰声音，仍然使人心惊胆战、惊恐无措。天花板及天花板里面的中央空调管道发出轧轧摩擦声。人们纷纷奔出办公室，四处躲避。下面几层的往楼下院坝跑，市建委位于六层、七层，就近往楼顶花园跑。震动平息下来，几乎所有的办公室内都没有人了，大多数人在楼下院坝，少数人在楼顶花园，都担心还有新情况，担心更可怕的未知。大家就这么待着、看着、议论着，不敢回办公室，即使要取必要的东西，也是匆匆跑去又返回

空旷之处。平静的环境被打破了、正常的秩序被打乱了，人们惶恐不安，接下来怎么办，急需有人指挥，有人决策。作为机关总管的办公室主任韩高，惊恐之后立即履行职责，一一查看询问大家，叮嘱大家注意人身安全，注意文件、设备和物品安全，暂避楼外等待领导指示。然后千方百计联系委领导，同时组织人从楼里搬出桌椅摆在院坝的平时停车泊位上便于休息和办事。

守岗待命。这时，黄平主任在从双流县回城的返程路上，联系不上。黄主任艰难曲折地回城后已花费很多时间，没顾得上到机关，直接去了市应急指挥中心，接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指示。

袁辉副主任从市政府赶回机关，见此情形立即指挥。问韩主任值班室有没有人，表示机关值班电话必须安排人值守，现在通讯不畅，值班电话要保持与市委、市政府的联系，全体同志暂避安全地带以防余震。然后带着几个人上楼逐间办公室查看询问，一路保持着平时诙谐的语言与大家交谈，舒缓大家的情绪。查看整栋楼，局部墙体表面有小裂纹、掉了少量的天花板和墙面贴砖，由于都是搞建设的内行，不需要再找专家鉴定就能确定主体结构没受损，于是袁主任告诉大家：守岗待命，小心余震。这样，全机关消除了惊慌混乱，进入有序的待命状态。来到楼顶花园，这儿的人以村镇处的同志居多，见到袁主任立即兴奋起来。袁主任分管村镇建设，大家平时联系很密切，关系相处得很随和，纷纷围过来汇报那一时刻各自的反应和逃避的狼狈状。这时李汝钊的手机传来短信，他收看后立马向袁主任汇报：李处长发来的短信，要我们等着他，准备抗震救灾。袁主任轻轻地点头说：是个好人。

由于通讯不畅，情况仍然不明，市委、市政府也还没有明确的指令下达，只有各种不同渠道的片段消息：都江堰严重受灾，城区垮了很多建筑，很多人员伤亡，情况很危急……彭州龙门山一带受灾……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在应急指挥中心，都江堰急需

援助……眼看到了下班时间，众人都担心着家人的安危、惦记家里的情况，眼巴巴地等着领导发话。袁主任当机立断：抢险救灾是建设者的责任、使命，所有处长留下，没在机关的也要通知回来，其余同志回家待命，随叫随到。

设立指挥部。5 点过，我从双流县赶回机关。这时，大部分处室的同志已经回家，大多数处长们和几个委领导聚集在楼下院坝，我和大家交流着情况，也一起等待指令。大约 6 点左右，市应急指挥中心传来消息，都江堰市整个情况危急，急需救援，要求建委立即组织抢险救灾。袁主任立即与在机关的委领导研究，组织动员建筑施工企业、市政工程企业调集挖掘机、推土机，连人带车前往都江堰市。陈先龙副主任和王峰君等连夜赶往都江堰市，沿途现场协调。同时决定不等市政府的统一布置，市建委先设立抢险救灾临时指挥部，以便开展工作。随即分头行动，袁主任安排设立指挥部，对人员进行分工。就在院坝利用刚才从楼里搬出的桌椅，围成办公格式，挂出“成都市建委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的横幅，架设临时电话和照明灯，建起了抢险救灾的工作点，大家做了简单分工便开始办理相关事务。当晚处长们都值守在机关，放下一切，全都作为一名普通战斗员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陆续传回信息，这次地震中心在紧邻都江堰市的汶川县，都江堰市城区受灾惨重，废墟下还压着很多人亟待抢救，需要大型机具增援；农村情况不明，估计也不轻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已赶赴都江堰市前线指挥救灾。当听说聚源中学垮了，有近千名娃娃埋在废墟下，大家的心都更紧了，深知情况严重，不敢懈怠。

接着，明确的指示传回机关，市委、市政府将市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部门派一名领导和工作人员前往，24 小时值守，负责相关事务的衔接协调，实时传达指挥部的

命令，并随时报告各自的工作情况；在都江堰市设立前线指挥部，市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处理现场救援工作；各部门按照指挥部的要求组织开展救灾工作。黄平主任已在指挥中心，立即再派出工作人员；陈先龙、李初元、王峰君等人已相继奔赴都江堰市现场。抗震救灾的大战已正式打响了，这时大家默默地没有过多语言，但都明白这次是大灾降临，非同儿戏。年初的大面积雪灾，成都没事；春季的大范围旱灾，成都很滋润；这次震灾，成都未能幸免，而且灾难直接与建筑相关，作为建设工作者唯有承担起责任，这是使命。半夜，成都的初夏还是有点凉意，加之进出来往的车辆不断，影响通行，便将指挥部工作点移到大楼门沿台上继续工作。

午夜之后，袁主任想，基本情况初步明确、建设系统的任务也基本确定，抗震救灾的工作紧急且繁重，必须有序组织，保证效率。便叫上我一起商量，抗震救灾不是一两天的事，需要把全体人员组织起来，应该有一个工作方案和值班安排。两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边讨论边起草拟订分工方案。先拟订工作方案，确定市建委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分设五个组，每个组由一名委领导任组长，明确各组的任务和工作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拟定值班安排，按具体业务工作类别设三个组同时 24 小时值班，定人定班次，从 13 日一直安排到 18 日。天亮前拟订完毕，小范围征求了一下意见后立即打印、送发，就此形成市建委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基本工作秩序，开始高效有序运转。

全面行动。13 日早晨天亮后，都江堰市传来情况，垮塌的废墟太多，废墟下还有很多人，急需大型机具实施废墟救人，特别需要大型的挖掘机、推土机、破碎机。指挥中心将这一任务交市建委负责迅速调集增援。建管处刘东、陈步宇等人立即赶赴都江堰市。这时市建委能够调集的大型机具都已派出去了，怎么

办？几个委领导就在一楼大厅紧急商议，决定发动社会力量救援。成都市域有千余家各类工程施工企业，应该有足够的大型机具，发动大家驰援救人。随即安排人分头拟定征集公告，联系报社、电视台、电台，马上在媒体上滚动式播发市建委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的征集公告。将几部值班电话作为联系电话，接到应征电话记录下机具类型、型号，单位、驾驶员姓名和联系方式，马上转给另一组，与前线具体衔接安排。后勤保障组不停地购买干粮、饮用水，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建管处、城建处等组织人员购买调集现场急需的切割机、抱钳等工具；村镇处、计财处等负责按省市的统一要求收集、统计、上报灾情和房屋、基础设施受损情况。从13日早晨，一楼大厅成为市建委的中枢，委领导都集中在这儿，值班电话集中在这儿，还搬来一台电视机摆在这儿，随时了解前线救援的实况。市建委抗震救灾的行动指令几乎都从这儿形成、发出，各个处、室都按这儿发出的指令具体办理。这时，按照市指挥中心确定的任务和天亮前商定的安排，市建委全部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前线废墟救人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物资需要；二是及时统计上报全市各地的房屋、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定时报送；三是组织对市区学校、医院、办公楼宇等公共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燃气设施进行应急安全评估，迅速恢复社会生活秩序。第二天，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工作并确定了应急机动组，要求应急人员每人准备一顶安全帽，随时准备出动补充安全评估和前线增援。由此，机关还因领取安全帽而产生了一个“安全帽的故事”，作为一个笑料流传了很久很远，甚至传到了建设部。

思考灾后重建。13日下午，我从一楼大厅值班岗位上换下来，回到办公室。在喘息之时，脑子并没停歇。闪现着当时在双流县委大楼的颠簸摇晃，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尚且岌岌可危，乡村的房

屋更难以抵抗，灾情严重。这次灾害使大量的建筑物损害，并侧重在农村和小城镇，下一步即将面临繁重的灾后重建，该怎么做，现在应提前思考。趁着此时不值班，我叫来长期从事村镇规划设计的市城镇规划设计院的洪院长，商量如何开展灾后重建。洪院长历来心直口快，说：你现在就要说重建，太早了点吧，我还没来得及考虑，灾情不明、地质灾害不清，咋个重建？我说，是啊，这些情况都还不清楚，但是受灾这么严重、受灾面这么大，村镇重建不可避免，不得不先考虑呀，最起码重建的方式应有个思路。洪院长说，重建方式应根据地质情况确定。我说，根据地质情况那么应该有原址重建、异地重建、整体搬迁等方式吧。由于情况不明，确实无法深入讨论下去，我这时迫切需要赶紧深入灾区，全面了解实地情况，否则难以理出重建的思路。于是我向袁主任请示，灾后重建是下一步的重点任务，我们回避不了，需要深入了解灾区灾情，便于研究重建的办法。袁主任说，对，你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思考重建上，值班这些事尽量安排其他人去做。

抢建临时救治点。“5·12”地震，瞬间造成众多人员伤亡，陆续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伤员急需救治，而各重灾区的部分医疗设施受损，灾区容纳不了、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同时开展治疗。当天开始，灾区和临近的轻灾区、非灾区建设临时医疗点以安置救治伤员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成都市作为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最多最好的医疗技术和设施，省委、省政府当即指示成都市尽全力安置和抢救全省的受灾伤员。当时，重伤员大量的地送往成都各家医院抢救，病房病床远远不够。搭建临时救治点的任务，落在了建设者的身上。

搭建临时简易的救治点，事情简单可也有一些艰辛的故事，其中新都区就出现尴尬状。新都区受损甚微，属非灾区，但紧邻重灾的彭州市和什邡市、广汉市，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援救任务。

建设局副局长梁毅，一直兼任着区应急抢险办公室的负责人，地震发生时正在开会，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那不可推卸的责任，立即返回机关了解情况、组织队伍准备抢险。可他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尴尬问题：缺人，组织不了一支应急抢险队伍。地震发生后，各个建设工地的工人迅速离开施工现场，几乎都回家去探视家人和家中情况了，工人们四散开去就无法联系，除了局机关有部分干部，找不到真正能出力的工人。就在这时，区政府转来省、市安排的紧急任务：在区医院和学校连夜搭建三个临时医疗点，接收救治彭州市、广汉市等邻近之地的伤员。怎么办？梁局长一方面安排调集钢管、塑料篷布等材料，一方面进一步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人事资源，紧急四处找工人。经过遍地开花的搜寻，终于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还有十多个工人未散。这家公司老总得知情况紧急，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公司的工人全交建设局使用。随即梁局长带领相关人员到现场指挥搭建，调运材料、搭建钢管架、安装篷布，全靠这珍稀的十多个工人一夜辛劳，总算连夜抢建起三处临时救治点。紧接着安放病床和设备，简易临时救治房刚建好，梁局长还在现场，伤员就转运到。他来到救护车门前，门一打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令梁局长窒息、难受。他由此感受到重灾区的惨状、受灾群众的痛苦，救援灾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感到抢建临时救治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没隔几天，梁局长再次遇上同样的尴尬。那天夜晚下雨了，梁局长接到电话：临时救治点出问题了，赶快去现场。到现场一看，原来当时着重抢速度进度，棚顶使用的塑料编织袋，虽轻质安全、韧性和抗拉强度好、易安装，但是防水性差，雨下大了就会渗漏，现在外面下着雨里面四处漏着雨。已住了伤员，必须立即解决漏雨问题。怎么办？新搭建来不及，转移又没地方。经现场研究，采用最简便快捷有效的办法，不动现在搭好的棚子、不挪动伤员、

不影响医治，直接在顶上加盖一层防水性能好的帆布篷。迅即购置调集来帆布篷，当时在现场的梁局长、村镇科的刘驰等四位机关干部，立即自己动手搭盖。然而帆布篷不是塑料编织带，面积大、笨重，四人体力和劲道不够，又担心不慎伤及下面的伤员，单凭他们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尽了浑身解数，怎么也没法把帆布篷拉上棚顶。尴尬，无奈，只好又赶紧想办法找人支援，最后还是设法找到几个工人才把帆布篷遮盖好。

受灾之人抢险救灾。我在机关值守了三天。15日带着人进入都江堰市。在这儿，我们所见触目惊心。往日风光旖旎、俊俏秀美的山水城市满目疮痍，到处是垮塌的废墟。都江堰市中医院垮了、曾经在那儿开过会的金叶山庄垮了、中国银行大楼倒塌了、奎光塔裂开了；没倒塌的房屋全都旧颜不在，看着使人更担心，国堰宾馆失去了往日的巍峨高贵，满是裂纹斑驳陆离，都江堰市建设大厦墙体立面原银灰色墙面挂板全没了，墙体全是一个接一个叉形裂纹；路边、大道中间、公共绿地，只要是空旷一点的地方都是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临时帐篷，全城的人都从建筑物内撤出，转移到室外，集中到这些空旷之处来了。与都江堰市村镇办的同志们汇合，看着他们，我们更心酸、心痛。见到我们，他们露出的笑容是明显的苦笑，只有礼节性的成分，没有出自内心的高兴，昔日的活泼诙谐和亲切全没了，除了杨主任的衣着稍整洁一点，其他兄弟姐妹们衣着有的皱巴巴呈邋遢样，有的搭配不协调显得很奇怪；女同胞们没有了往日光鲜的容颜，看样子是几天没梳洗打扮。他们没有主动介绍自己当时的情况，我们问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感到当时的恐怖还深深地压在他们心里，那阴影尚未消去，我们眼前的就是受灾之人，他们就是灾民。我们了解到，整个都江堰市建设系统只有园林绿化处的同志遇难，十几个人仅一人因出去办事幸免，其余全部压在废墟下，挖出来时还是当时

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个姿势。村镇办的兄弟姐妹们从七楼奔逃下来，只有人受点轻伤，算是万幸。当时杨主任出差外地未回，罗泽云副主任在虹口乡下，大家在都江堰市建设局的统一指挥下，简单查看处理了家里情况就集中在建设大厦前的绿地上搭帐篷，参加抢险救灾。他们各家都不同程度受灾，都没家可归了。罗主任当时在虹口乡，刚刚过了虹口大桥，就开始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塌方、桥断、毁路，他是连夜从山里爬着回来的。家里房子还没垮塌，但已变形毁坏，房门也关不了了。当他第二次返家取物时，家里已经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被谁拿走至今不知。最悲痛的是蒋立力，他正准备结婚，婚事已筹办得差不多了，可地震时未婚妻遇难，失去还没进洞房的爱妻，悲痛重重地压着单薄的小伙子。当时全体同志都是没吃没喝、没衣服换，甚至没办法梳洗。就是这些受灾之人，他们顾不了自己的灾难，全都强忍着身痛和心痛，强顶着恐怖的阴影，投入抢险救灾。一方面协调配合和参与各个乡镇的救灾，一方面收集灾情、报送灾情，还要配合成都市建委的救灾工作。新都区建设局梁局长他们从运送来救治的伤员处感受到重灾区的艰难困苦，与都江堰建设局和村镇办取得联系，问受灾的同行们需要什么，拟送些应急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来。可是他们回答：食品和生活用品就不必了，帮忙买点工程用的工具好抢险，我们现在最缺的是这个。都江堰建设系统的同胞们受灾后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存，唯一想做的是抢险救灾，尽快救出受难的同胞。梁局长至今说起此情形还眼睛潮红，难以淡漠当时那份深深的感动。

我想着这些，记下这些细枝末节，不是因为它们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而是在这些细节里，在大家默默地行动中，我深深感受到城乡建设者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一些人平时或许有点散漫，有点小缺点、小毛病，可在危急时刻，他们能够放下一切，全身